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第二十九回 文通取救上韓國 劉邦帶醉踩秦營

話說毛遂，正欲往上逃生，被銀蓮子祭起定海珠，復打下坑去，直打得三屍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大叫一聲：「呵唷，好打。」片刻復了元氣，坐在坑中，定性養神。暗想：「上面起不去，且在底下走罷。」復又念咒，把腳一蹬，還在坑中，競遁不去。原來海潮聖人設下這座陰坑，知道孫臏會飛騰變化，五遁皆精。因此遣銀蓮子在地戶台上用定海珠，待他若上飛騰，就用定海珠打下。他若往下遁逃，那底下預備地下網，卻遁不去。毛遂見駕雲不起，遁又遁不去，心中著急。暗想：「因此坑中，猶如天羅地網，今看一命難逃。修煉一場，片刻付之流水。」不言毛遂囚在陰坑，且說營中軍校，見孫臏進陣，半日不見回來，心中疑惑。來到了營盤報知。孫燕聞言大喝道：「該死的狗才，因何妄報軍情，南郡王爺現在青紗大帳，何曾臨敵破陣。」軍校叩頭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焉敢妄報軍情。南郡王爺，駕拐騎牛出去，還有兩位展將軍，一位吳將軍。都是說打陣去了，小人焉敢誣謊。」孫燕聞言，滿腹疑惑，把手一擺道：「去罷。」那名軍士就回了汛地，孫燕心中暗想：「莫非我三叔又用甚麼法力，瞞過我們，去破陣不成？何不往青紗大帳打聽打聽。若是去了，我好遣將發兵救應。若是未去，把那妄報軍情的奴才正刑。」想罷進內，直奔青紗大帳。只見帳外寂靜，青牛不見。孫燕暗道：「這事奇了，既然臨敵，為何騎牛不用拐。敢是換了兵器不成？」正在猜疑之間，看見蒯文通出來，孫燕道：「蒯先生，你往那裡去？」文通道：「你可曾見我師父麼？我就要去尋他。」孫燕道：「你師父我不曾見，你曾見我三叔否？」文通道：「三叔在後帳養神。」孫燕道：「這也奇怪的，營門軍校來報，說三叔帶著展家兄弟與吳能，三人前去打陣，故此特來打聽。」文通道：「方才我在三叔跟前，議論軍情，何曾去臨敵，你不信隨我來看。」孫燕道：「使得。」言罷一齊來至後帳，只見孫臏端坐定性養神。文通道：「如何，我不哄你。」

孫臏開目，問二人上帳到此何干？二人就把原由說出。孫臏道：「我何曾出陣呢？」孫燕答道：「是軍校報講，三叔帶領三將出陣迎敵，姪兒不信，特來探聽，看見三叔的青牛不在營外，為此心內不明。」孫臏道：「我的腳力那去了？什麼人假裝名色，混亂了軍心，待我算一算。」遂袖裡卜課，已知其故。大驚失色，長歎道：「可惜結拜至交，為我下山，今日失陷陣內，教我如何解救？」遂對孫燕、文通道：「你道那個臨敵去了，原來毛遂賢弟，假裝我的模樣，偷了青牛，領著三個門徒，前去打陣。如今已陷在陰坑裡面。三個孽障死在陣裡了，叫我怎麼不傷感！」蒯文通聞言大驚：「如此怎樣好，千祈師伯大展法力，搭救我師父要緊。」孫臏道：「但我出家人，如何搭救得他。」孫燕在旁道：「不妨，毛遂叔精通土遁法，自然出得來。只是可惜那青牛。」孫臏道：「混元陣奧妙無窮，三才一元，上有天神，中有兵將，下有鬼卒，水火風雷，十分利害。他既落在陰坑，就遁也遁不出來。只是七日之內，就要喪命黃泉了，我焉能救得？」蒯文通聞言，只急得跪下道：「師伯千祈看師父往日之情，必須進陣搭救才是。」孫臏道：「你師父與我有生死之交，患難相扶，他救得我，我豈有不去救他。只是此陣我去不得，若是一去，就與你師父一樣了。」文通道：「師伯雖進不得陣，難道去請個有法力之人，前來破陣，也不能請得？」孫臏道：「我豈不知，先有海潮，後有天地。他的道法奧妙，慢說我出家人不是他的對手，就是掌教南極，見他也要皺眉，你叫我去那裡請人呢？」文通道：「據師伯如此說來，我師父決死無疑了，難道師伯你忍心坐視。如今師伯既不肯去名山洞府請仙搭救我師父，弟子說不得，也往三山五嶽去請。若不得能人下山破陣，我文通就碰死山中，也說不得了。若請得仙人下山，破了混元陣，師伯看你有何面目見我師父呢？」說罷往外就走。

孫燕一見，忙攔住道：「師兄且慢，我三叔豈有此不仁之心，坐視不救，看你師父待斃之理。還需慢慢商量。」文通道：「小將軍，你不聽見你三叔說，師父在陣，七日就要身死了，還慢得了麼。」孫臏道：「師姪且莫要心急，出家人有計在此，必能破陣，救得你師父。」文通聞言，隨即轉身跪下道：「師伯計將安出？」孫臏伸手扶起道：「賢姪，出家人夜觀天象，見紫微星與眾輔弼星，皆照韓國。然則韓國應有大福大貴之人，我曾算得此人姓名與眾輔弼星的姓名，待出家人修書一封，你速到韓國張奢元帥，並伊子張良也在其內，若能請得他數人來，漫說海潮不敢正視，就是三清道教老祖下凡，也不能奈何於他。」文通聞言大喜道：「果得如此，弟子死也要去請他數個人來搭救師父。師伯快修書，待弟子好去。」孫臏聞言，忙修書一封道：「書內有幾個人姓名，賢姪你到韓國，對張奢元帥說明，不用人馬，只用幾個人足矣。」文通大喜，忙接了書信，拜別師伯出了營門，駕雲飛奔韓國而去。真是急如箭發，不消半個時辰，早到韓國。落了下來，問明了張元帥的住址，便飛奔府門，把來歷對門上人說明了，門上人不敢怠慢，飛報進府，與張元帥說知。

張奢聞言，忙大開中門來接文通進府。到大堂上坐下，獻茶已畢，張奢開言：「不知先生光臨，有何貴幹？願乞賜教。」蒯文通道：「奉南郡王亞文孫臏之命，現有書呈與元帥，拆開便知分曉。」忙把書信，雙手遞給張奢。張奢接來拆開一看，原來是要借部下幾名旗牌與兒子張良，到易州相助的話。看畢，對蒯文通道：「小兒久已在外遊學，不知去向。惟是韓國雖弱，能征慣戰者亦有幾員大將，為何亞父只指名要這幾個旗牌，與一名書吏何故？」文通道：「亞父向貴國借這幾名旗牌，諒有作用。元帥處果有其人，望速賜與在下，帶去見亞父，自有重謝。」張奢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亞父指名要這幾人前去，必有作用，也未可知。」遂對中軍道：「你快下去，傳左旗牌劉邦、樊噲、書吏蕭何、弓馬手曹參、夏侯嬰、周勃來見，本帥有話吩咐。」中軍官領命，去不多時，帶了幾個人來。

文通立在旁，只見第一位，生得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，胸高過門，齒白唇紅，垂手過膝，兩耳垂眉，龍行虎步，年紀只有十五六歲，隱隱君主之相，堂堂帝王之容，真乃是二十四帝的班頭，四百年江山的領袖，好一個大福大貴的相貌！第二位生得豹頭環眼，虎背熊腰，真正是叱咤時三軍魔退，行動處八面威風。那幾個弓馬手，都是面透霞光，頭籠瑞氣，何異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梁。文通乃是仙眼，與凡人不同，他們個個都是開疆展土之人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得此數人前去易州，漫說海潮，縱有百萬的天神，也難抵當。」便忙立將起來，拱手笑臉相迎，張奢使對眾人說道：「本帥傳汝等，非為別事，只因齊國南郡王亞父有書到來，指名要汝等數人上易州，撥刀相助。你等可與這位蒯先生同去走走，須要奮勇克敵，有功回營，本帥自有重賞。」眾英雄答應一聲，立存兩旁，文通便告辭起行。張奢道：「軍情緊急，我也不及修書伺候，煩先生拜復南郡王，改日差人前來請安罷。」文通辭別出府，與六位旗牌在金亭館驛歇了一宵。到次日早，打點行李，上易州而來。不消三日，到了易州燕營的大隊。文通道：「列位少待，等我進營稟報，然後奉請列位進去相見。」說畢，忙跑上大帳。孫臏一見，便道：「賢姪辛苦，請啟如何？」文通道：「六位旗牌現在營外，等候號令。」孫臏聞言大喜，吩咐大開營門，請眾位旗牌相見。中軍不敢怠慢，忙大開營門。文通出來，把眾人請進營來。眾旗牌進青紗大帳，參見孫臏。一齊跪倒，口尊：「南郡王爺在上，小人等叩首。」孫臏離位道：「路遠辛苦，免禮免禮。」就下來親手扶起。只因孫臏知他的來歷，不肯受他們的全體。

眾旗牌立起來，雁翅排開，兩邊站立。孫臏睜慧眼觀看，個個真是開疆展土、撥亂治反的英雄。心中十分歡喜，數了一回，只有六人。遂即問道：「還有一位，為何不來？」文通道：「有位張良，乃張元帥公子，因遊學在外，故此未曾來。」孫臏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問道：「那位是領袖？」劉邦便應聲道：「小人是左營旗牌。」孫臏一見，點點頭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青春幾何，原籍何處？」劉邦道：「小人祖居徐州沛縣人，年方十五歲了。只因沛縣連遭水旱之災，小人只得與父母投奔韓國，寄居叔父之家，遂投在張元帥麾下，食糧當兵。」孫臏聽罷，復又指著樊噲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劉邦道：「王爺書上，指名叫小人等前來，如何又不認得？」孫臏道：「我不過聞名，未有會面過。」劉邦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此人姓樊名噲，這個姓蕭名何，這個是姓曹名參，這個是姓夏侯名嬰，那個是姓周名勃，連小人共是六人。」孫臏又道：「樊噲旗牌，你籍貫何處？」樊噲道：「小人籍貫魏國，父親樊成功，今已亡過五年了。」孫臏忙道：「可是會做廚的麼？」樊噲道：「正是。」孫臏忙上前攔住樊噲的手道：「原來你是我

的恩人之子。可知天佑善人，賢姪你日後風雲得會，名揚四海，榮宗耀祖，想我恩人在九泉，自然瞑目了。」樊噲道：「請問王爺，何處見過小人的父親，如何稱呼？」孫臏道：「賢姪，你不知就裡，當初在魏國，被龐涓害的削了二足，鎖在書房內抄寫天文。每日你父送飯給我，多蒙恩人盡心服侍，後又通信與我，說龐涓有意加害於我，教我裝了癲瘋，方能得脫牢籠。至恩至德，至今銘刻在心。今日得見賢姪，真三生有幸也。」吩咐左右請坐，眾人忙道：「王爺在上，小人們豈敢有坐之理。」孫臏道：「不妨，你等是客，況且借你們來相助，又有樊噲恩人在內，坐下容易說話。」

眾人再三推讓，只得兩旁坐下，談論些韓國軍政。時將晚膳，孫臏道：「出家人因不用煙火，不便陪眾飲宴了。眾人且暫住在前鋒營內，我這裡再送酒席，方為兩便。」眾人聞言大喜，遂辭別孫臏，同往前鋒營內。孫臏又吩咐前鋒總官，好生看待他們，不得怠慢，又叫人抬六席酒宴，送至營中，以為接風，六人俱各大喜。劉邦便對眾人道：「眾位，你看南郡王爺待我等如此寬厚，雖說借我們來，列在客邊，到底見他沒有點自滿之意。人說他禮賢下士，話不虛傳，比之張元帥有天地之隔了。」樊噲道：「可不是，他一開口就稱賢姪，叫得某心發毛。雖然先父有恩於他，若在他人處此身分，不另眼相看就算大義了，怎學得他待到這樣子好處。」眾人正說著，只見前鋒的總官，已命六人把六桌酒席排上，請他六位上坐。六位爺就讓同營兵卒同食，眾兵道：「此是王爺的恩典，賜與六位好漢的，我們不敢同沾，明日我們再恭請六位罷。」六位爺也不能相強道：「如此，眾位朋友請下去罷，等我們自斟自飲也就是了。」眾兵聞言，都辭了出去。這裡六人，如龍餐虎食，風捲殘雲，食個乾淨。這一個說：「王爺今日看我們幾位不住點頭含笑。」那一個說：「他還贊我不已。」你言我語，皆說南郡王待他們的好。樊噲便道：「眾位，王爺如此待我們，我們明日上陣，著不奮力殺退秦兵，也不好算知恩之人。」眾人齊道：「樊噲兄言之有理，我們明日盡力殺退秦師，以報王爺禮遇之恩。」一個個你爭強，我言勇，即大碗大塊的亂食了，個個吃得大醉。

那未遇時的真龍劉邦，他平生好酒，漫說今日已吃得八九分了。心中暗想道：「明日出陣才奮勇相殺，怎說得是個英雄。我不如趁此天色尚早，單人出去，蹂躪秦營，殺他個人仰馬翻，才見得我是好漢。」遂推事出營，拋下眾人，獨自來到營門。有燕兵攔住問道：「旗牌老爺往那裡去？」劉邦便詐言道：「王爺先差我去看看秦營，只是我防身的短劍，列位有長槍借支給我罷。」燕兵聞言，便取一桿長槍，遞給劉邦。他接在手中，竟出了燕營。守營的軍士，見今日王爺待他們甚好，信以為真，也不去稟報。劉邦潛步出轅門，也不跨馬，競奔秦營而來。這聖天子有百神輔助，秦營的守兵，看見一個醉酒的將軍，恍恍恍呀，同著個青臉獠牙，三頭六臂的人，競奔營門而東。那把營兵飛報，王翳聞言大驚，只道是那洞真仙下界，來破混元陣了。忙跨馬提槍，出營迎敵。往對面一看，何嘗有三頭六臂之人，只見一個帶醉的人，心中反怪報事的人亂報，不知護衛眾神，恐王翳法眼看見金身，騰空而起，隱於半雲半霧之間，暗中保護。

王翳一馬上前，大喝一聲：「步卒何往，莫非來尋死麼？」劉邦聞言，大怒道：「匹夫，敢出言無狀！你是何人，敢攔老爺的去路。」王翳笑道：「馬前小卒，也敢來問侯爺的名麼，饒你死命去罷。」便欲勒馬回營，劉邦大怒，罵道：「匹夫，你回馬就算是怕了老爺，老爺難道就饒了你不成，休要走，看老爺的槍來取你。」王翳聞言大怒，喝道：「好不知死的小子，侯爺有心放你，怎奈你命中造定的了，你要今日身死，這也難怪。」便催馬照面就一槍殺來，劉邦用手中槍架過。二人大戰有五個回合。論劉邦那裡是王翳的對手。怎奈諸神暗中助力，二十餘合之外，反殺得王翳呼呼氣喘，催馬奔向西。劉邦早又跳到西，左竄右跳，那王翳只有招架之功，那還有還手之力。心中暗想：「不好，這小子腳力伶俐，倘被他傷了坐馬，跌了下來，豈不貽笑於萬世，不如用法寶傷他罷。」想定了主意，一帶絲羅敗下，口中喊道：「小卒，侯爺戰你不過了，休得追趕。」便勒馬佯敗而走。劉邦大笑道：「你竟無千合勇戰，算不得秦國好人物。不要走，吾來也。」邁步就往下趕。王翳一見，心中大喜，忙取寶劍，念動真言，祭在空中，厲聲招呼道：「小卒休要追趕，看我的法寶取你。」劉邦聞言，停步抬頭一看，見一朵祥雲，擁著一口寶劍，聲如牛吼一般，飛奔頂門而來。他只知道是什麼玩意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今日初見陣，不知陣上也有賣戲法的。」便伸開長槍，等著那寶劍下來，想用槍打開。這可忙壞了值日神聖，說聲不好，雷部天尊若傷了紫微星，如何了得。忙伸手把寶劍托在雲端，不能落得下來。王翳看見，醉軍小卒頭起白光，把寶劍衝住，心出大驚，忙念咒收回法寶。劉邦抬頭不見了寶劍，心下暗暗想道：「奇怪的，是什麼原故？」仰首往東西盼望。王翳一見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好小卒，如此放肆。」便回馬望心窩一槍刺來。劉邦說聲不好，手疾眼快，往旁閃開，王翳的槍就刺了空。那馬衝了過去，被劉邦一舉長槍，照定王翳的肋下一槍刺來，嚇得王翳魂不附體，招架不及，把虎軀一扭，緊緊躲過。雖未受傷，卻也穿破了脅甲鎧，也不敢再戰，勒馬飛奔秦國的大營。劉邦更怪叫如雷道：「你往那裡走，你上天，老爺也要取你的首級。」邁步知飛，往下趕來。王翳把槍一擺，秦兵齊上，團團圍住，一齊動手，殺聲連天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燕營內，五位英雄見劉邦外出，一兩個時辰不見回來，蕭何便道：「劉兄出去，如何不見回來？」樊噲道：「待我出去尋他。」便出到營門，尋問那些守營的軍士。只見眾軍士說：「劉旗牌出營去了，他說王爺差他探聽秦營，至今未回。樊老爺你聽聽，營外喊殺連天，莫非劉老爺與秦兵動手不成？」樊噲聞言，大驚道：「必是劉大哥與秦兵廝殺了，營長，有馬快些取一匹來，待我先去搭救，列位可報與王爺知道，發兵接應便了。」左右聞言，忙牽一匹好馬過來。樊噲抓鬚上馬，他已提著他的戟出來，不用再借兵器，便一馬飛出營門。只見對面征塵大起，喊殺連天，急忙大叫：「讓開，樊老爺來了。」一馬闖入圍中，手起戟落，秦兵無數落馬，早殺到面前。劉邦此時酒已醒了，在圍中正要殺出，一見樊噲，心中大喜，叫一聲：「樊賢弟，你來了麼，我們趁勢殺出秦營罷。」樊噲道：「兄長之言有理。」於是二人在圍中動手，如瘋魔猛虎一般。早有人報入帥營，章邯知道，忙帶兵相助。正迎樊噲在前殺將過來。二馬相遇，也不答話，便動起手來。樊噲他日到漢朝，算第一位勇將，與西楚霸王能戰得十數回合。章邯日後與霸王見陣，不過兩合就敗了。比較起來，自然章邯不是樊噲的對手。不上一二十合，殺得章邯大敗，樊噲保得劉邦，殺出重圍，讓劉邦先走，自己一馬擋住後面追兵，此時孫臏聞知劉邦與樊噲去探秦營，恐防有失，差曹參、孫燕去接應。秦師見燕國已有接應，又見劉邦樊噲二人英勇，就不敢遠追，回大帳去了。這裡劉邦等得勝回營，見了孫臏，孫臏大喜，各賜名馬一匹，盔甲一付，上了功勞簿，吩咐眾人回營歇息不提。

且說陣中海潮聖人，在法台上仰觀天文，忽然見燕營紅光冲天，心中大驚道：「燕營必有能人助他。」遂掐指一算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我白費了一番心神，原來把一個毛遂困在陣中，別夫差人上韓國，把劉邦等六人請了前來。他六人乃是應運開基之人，且紫微亦在其內。想我出家人如何把他傷得，若來破陣，只怕此陣難保。意欲用法治他六人，大逆天意。若要出陣，又無顏見人。」右難左難，把修行的心術，弄糊塗了。只見王翳進來說道：「燕營今日出來一個步卒，本事甚是利害，指住寶劍，反傷了無數人馬。」海潮聞言，心中更是不悅，就叫一聲：「賢徒，你道陣中打住的卻是何人？」王翳道：「不是孫臏麼？」海潮道：「不是孫臏，是金眼毛遂，變假孫臏的模樣，前來打陣的。」王翳聞言道：「弟子不信，弟子明明見是孫臏進陣。」海潮道：「你不信，隨為師指你看看，便知明白。」海潮運動神光，用手往坑底一指，這一股金光，就猶如金龍一般，射下坑去。王翳一眼看見，那坑內牛膝下，坐著一個妖人，不像孫臏，心中大驚道：「果然不是孫臏之像，毛遂他不在青石山修煉，下山來與孫臏頂上，只是不曾把別夫打在陣中，如何是好？」海潮道：「這別夫，我到不怕他，怕的是今日踩營的那個步卒。他若來打陣，恐怕此陣難保。」王翳道：「他不過是一勇之夫，縱有法術，焉能是祖師的對手。」

海潮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諸天的神聖，為師卻也不怕，只有這個步卒，為師傷他不得。不是不能治他，此乃是應運而生的，為師不能逆天行事。」王翳便問道：「天生這步卒，作何用處？」海潮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，你且出去，小心把守陣勢，知會各營兵馬，提防步卒前來打陣要緊。」王翳聞言，辭了出來，知會各營不題。

且說海潮聖人，在法台上為難多時，暗罵：「別夫，你好大膽，敢逆天而行。又請劉邦等前來，奈何於我，此恨難消。不是出家人心狠，這是你自作自受。」忙執劍掐訣，口中唸唸有詞。一噴法水，只聽得半空中來了一位尊神，威風凜凜，霞光閃閃，只見他：

金甲紅袍耀眼明，
青頭白面聚光榮，
目中生手手生目，
曾破瘟煌顯大名。